

孟州城址所反映的问题

杭侃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Abstract: The present Mengzhou city developed on the base of the city of Jin dynasty, and the city still remain the mostly complete chessboard - styled layout with four gates and crossed stree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ty of Jin dynasty imitated the city layout built before the Dading period of Jin dynasty. Both documents and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demonst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ity before Dading period followed that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origin of the chessboard - styled city layout can be solved. It also correcte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time of the old city.

Key words: Mengzhou; city sit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chessboard - styled layout

摘要: 现在的孟州是延续金代的孟州城发展而来, 旧城区在民国时期还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四门十字街的棋盘式布局。金代孟州城是仿照金大定之前的老城建造的, 文献考证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都可以证明金大定之前的老城沿袭了隋唐城址, 从而解决了孟州城棋盘式布局的来源问题, 也纠正了几百年来关于金大定之前老城建造年代的错误认识。

关键词: 孟州; 隋唐城址; 棋盘式布局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1731(2001)03 - 0055 - 03

今孟州市是延续金代孟州发展而来。《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孟州, 下。唐置河阳军, 又升孟州。宋隶河北道。金大定中, 为河水所害, 北去故城十五里筑今城, 徙治焉。故城谓之下孟州, 新城谓之上孟州。元初治下孟州。宪宗八年, 复立上孟州, 河阳、济源、王屋、温四县隶焉。”洪武十年, 改州为县, 始称孟县。1996年撤县建市, 称孟州市。

乾隆《孟县志》卷八《金石》中有中统五年孟州学正尚企撰《重立孟州三城记》, 记云:“旧州濒河, 地势卑湿, 水泉泻卤, 民居填隘, 大定戊申防御使么公移筑于此, 公廨私第庵观寺庙一依旧制。”

么公徙治的工作进行得很彻底, 连原城内文庙、衙署中的碑刻都移到新城中的文庙、衙署中去了。乾隆《孟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今县城学宫内有宋大中祥符元年御制《元圣文宣王赞加号诏》, 其碑阴为《宋孟州重修文宣王庙记》, 碑虽剥落, 尚可辨其岁月、碑额等。今县署内又有宋宣和六年《御笔改修孟州门颁诏厅碑》, 其文不可尽辨, 此自是州治自野戍徙徙至县南十五里后所立之碑, 其后徙治今县亦与署同迁耳哉。观元中统《重立孟州三城记》, 称么公移筑公廨私第庵观寺庙一依旧制, 此亦可想见碑与署同迁也。”

么公徙治后即建城, 民国《孟县志》卷三

收稿日期: 2001 - 03 - 21

作者简介: 杭侃 (1965.5), 男, 江苏省南通市人, 上海博物馆馆员、博士。

《建置志》“城池”条曰：“孟县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顶宽一丈五尺，底宽三丈三尺……门四，南曰河阳，北曰拱极，东曰迎秀，西曰凝翠。城楼四，俱在瓮城上……旧志云：金大定戊申因孟州故城有河患，徙今治，防御使公始筑城。”

孟州城墙于解放后陆续拆除，仅北门之东尚保存一段10米余的夯土城墙，高6米左右，夯层不明显，夯土较纯净，所含遗物不多。以此为基点，按解放后拆除城墙后形成的环城路计算，与民国志中所记孟州城周数基本相合。

孟县县治位于县前街北部，大堂面阔三间，脊檩书“大清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二重修”，1985年因扩大街道被拆除。孟县县治即旧州治。民国《孟县志》卷三“建置志”：“旧志云金大定中孟尚为州，厅署无考，明洪武三年同知黄道因旧址重建。”乾隆志所记宣和六年《御笔改修孟州门颁诏厅碑》原来就是在此县署内。孟州城街道规划呈棋盘状，钟楼为全城之中心。乾隆《孟县志》卷三“建置”：“钟楼在县署南，当城之中，为南北东西大街交会，下为高台，台上层楼二重，高可七尺，上悬警旦洪钟一枚，下为四门，南曰仰嵩，北曰拱辰，东曰朝阳，西曰凝晖。按楼为明万历三十三年知县万时俊创建，楼上巨钟并有万历三十三年万时俊造款，此楼规模甚善，后毁且百年，但余高址空架，至乾隆十五年知县周洵仍建楼悬钟，为一邑壮观。”

以钟楼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主干道，将全城划分为四个区域。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区域内，还保留了比较清楚的大小十字街相套的布局，即在每一个区域内，由小十字街再将每个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区，在每个小区中，又由更小的十字街进一步划分出四个更小的小区。在东北一区内，由北门大街和北太平胡同、尊新胡同将东北一区划分为四个小区，而东南、西南两个小区内都清楚地保存了再由十字小街区划出四个更小的区域的布局。在尊新胡同之北，北顶坡街一带，由于建演武场、苗圃等，这种由层层十字街相套的棋盘式街道规划手法没有得到保存（民国《孟县志》卷三《建置志》记载“建设局在北顶坡祖师庙，民国四年暴知事用演武场遗址辟作圃地，旋因农事试验场地址无着，乃划原有圃地之半作场址”）。但全城中这种规划思想是显而易见的，直至今日，在孟州市城区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老城区内的棋盘式街道网络并没有被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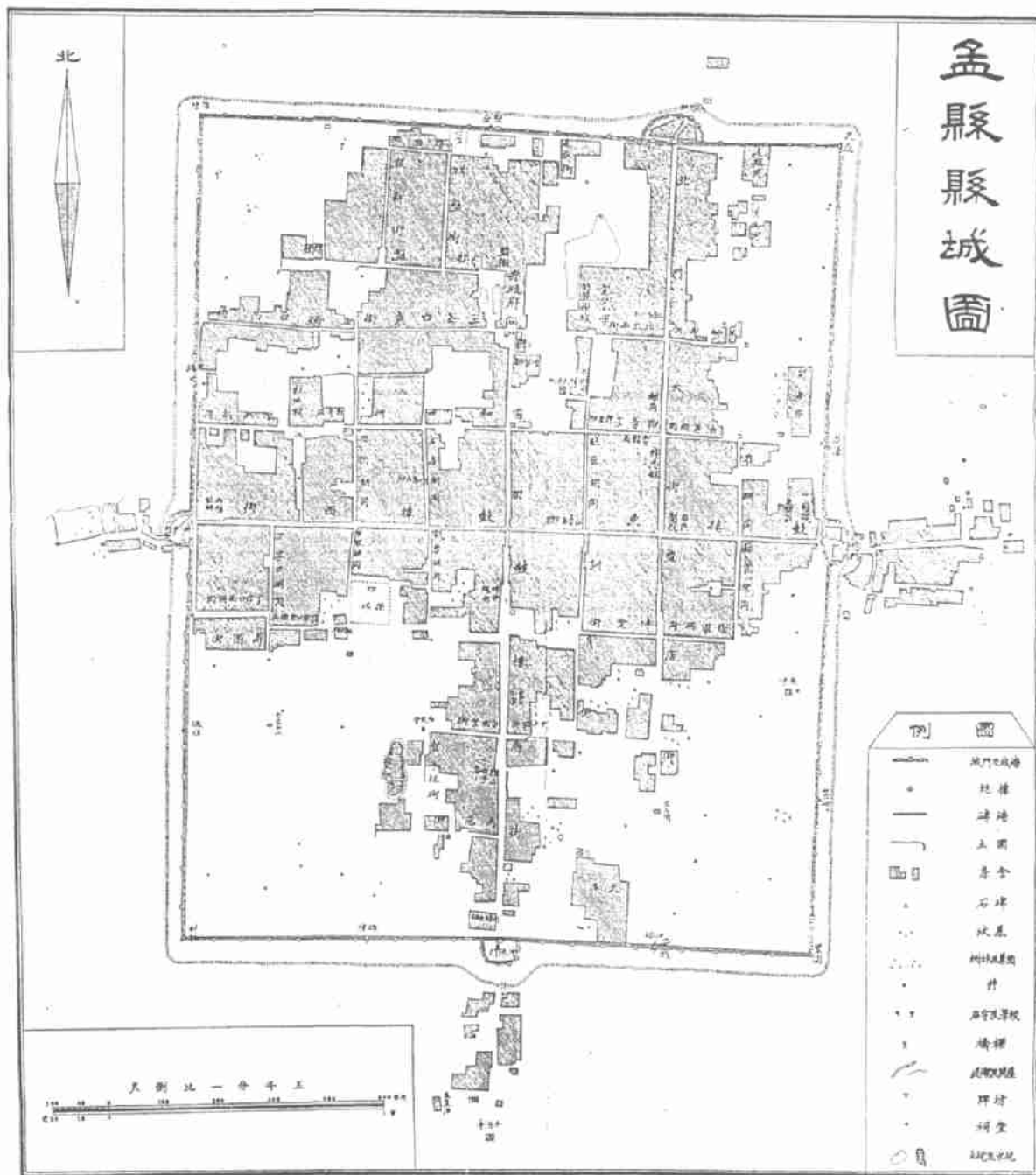
坏。（图一）

孟州城的这种规划设计沿袭了隋唐地方城市的设计方法。隋唐地方城市按照行政建置的不同，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规模一般分为十六坊、四坊和一坊。标准的坊之边长为500米，周长九里的城市，恰是四坊之地，也就是隋唐一般州城的规模。孟州城以钟楼为中心所划分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区，就是四个坊。隋唐地方城市以层层十字街的区域为其街道布局上的特点，即以十字街分成四区后，每区又设小十字街，被小十字街分割的四个小区内，又设更小的十字街^①。这种方法在孟州城内得到较好的保留。

金代孟州城为什么会模仿隋唐地方城市之规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下孟州州城的时代。

下孟州何时所建，长期以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乾隆年间冯敏昌应毕沅之邀，撰修《孟县志》，他对下孟州设治的时间有详细的考证，乾隆《孟县志》卷三“城池”：“然按《元史》云孟州宋隶河北道，金大定中为河水所害，北去故城十五里筑新城，徙治焉，故城谓之下孟州，新城谓之上孟州。元初徙治下孟州，宪宗八年复立上孟州云云，是此城于金时自下移上，于元初复又从上徙下，既又自下徙治于上……《太平寰宇记》所云南浮桥在县一里，即晋太始杜预造桥处云云，按所云浮桥即指在野戍镇者而言，而与县相去一里，是宋太平兴国时城尚在野戍镇，其后移徙则不见于诸书，唯今县西十七里东窑村有宋千牛卫府君廷谔及其妻高平县君徐氏墓志铭出土，云宝元二年葬于孟州西北二十里北魏原。按东窑村东里许有魏村，盖即所谓北魏原者，其地正在孟州故城西北二十里，是宋宝元前城已自野戍镇移至今县南十五里滨河地。”

冯敏昌利用墓志铭和文献资料考证下孟州设治的时间，其方法是正确的。但因《太平寰宇记》对河阳南浮桥的历史记载有误，以及他当时只能看到宋代的墓志铭，致使他对下孟州迁至今孟州南的时间考证并不正确。《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二，河北道（一）记孟州“南浮桥在县南一里，即太始十年杜征南所造”，乾隆《孟县志》引此条时，漏县南之“南”字。按《太平寰宇记》所记杜预浮桥的地点有误，其位置应在野戍镇附近，而乐史所记之南浮桥，是下孟州徙治后新建的。《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



图一 民国《孟县志》中的《孟县县城图》

注：此图是采自民国时期的《孟州志》，原图上一些字迹不清。好在这张图的价值在于表现其街道棋盘式的格局，而不是每一个街道和城门的名称。

(下转第 77 页)

细线浅雕，具有典型宋代铜镜的特征，其缘部篆刻的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当为金代后刻。

四、金元铜镜

网格乳钉纹镜 直径 10.75 厘米，缘厚 0.25 厘米，重 140 克。八出葵花形。小钮，钮外满布由乳钉和双线组成的网格纹，靠缘处饰一周联珠纹。素缘，上刻“河中录事司官”，并有花押，应为金代铜镜。（图二十一）

炼形铭文镜 直径 15.5 厘米，缘厚 0.8 厘米，重 535 克，圆钮。内区五只瑞兽绕钮同向奔驰，间饰葡萄枝叶实。内外区之间饰一周凸起弦纹。外区铭文 32 字：“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依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依窗绣晃，俱含影中。”直缘内斜。此镜虽采用唐代流行图案和铭文，但风格迥异，铸造粗率，应为金仿。（图二十二）

双龙镜 2 件，形制相同。直径 22 厘米，缘厚 0.6 厘米，重 1290 克。圆钮，方钮座，座内铸铭“至元四年”。座外上下各浮雕一龙飞腾戏珠，间饰花枝、如意云纹。素宽缘，形体厚重。应为元代铜镜。（图二十三）

四兽镜 直径 15 厘米，缘厚 0.5 厘米，重 390 克。圆钮，圆钮座。内区饰四兽绕钮奔驰，内外区之间饰一周凸弦纹。外区铭带一周 20 字，“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素缘。此镜与《山东茌平郝屯出土一批金元器物》（《考古》1986 年第 8 期）所录相同。（图二十四）

五、明代铜镜

仿宋铭文镜 直径 10.3 厘米，缘厚 0.5 厘米，重 145 克。小钮，内区有篆体“忠孝之家”4 字，内外区之间有两道弦纹。外区有篆体“长命富贵、家和永昌”8 字。直缘。（图二十五）

长命富贵镜 直径 19.5 厘米，缘厚 0.9 厘米，重 875 克。圆钮，花瓣纹钮座。座外篆书“长命富贵”4 字，其间饰宝钱、辣椒、花枝等图案，并钤一朱文印，不识。外有一周凸弦纹。直缘。（图二十六）

摄影：桑鲁刚

拓片：李晓峰

（责任编辑：刘玉珍）

（上接第 57 页）

传》记李光弼至东都，史思明来逼，李光弼度东都不可守，乃悉军趋河阳，“诸将曰：并城而北乎？当石桥而进乎？”是可知从东都渡河有两条路可走，“并城而北”即走野戍镇；石桥一路，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即趋下孟州渡口^②。此渡口清初仍有，乾隆《孟县志》卷一《地理》下“关津”条：“黄河关，省志云在孟县南黄河北岸，今按数十年前为水冲啮，但存其名耳。”河阳与河阳三城的地望，以及不同时期河阳桥的位置，前人考述仍有错误之处，此不赘述。

1991 年 12 月，今孟州市城西 3.5 公里的西虢乡官路北村发现了唐开元五年程最墓，出土的《大唐故处士程君墓志铭并序》，叙程最与夫人同葬于河阳北一十八里。1995 年 12 月，孟州市东南庄镇黄庄村出土了唐大中九年《大唐故孟府君墓志铭》，称其于大中九年秋八月中旬殉于州之东三十里^③，两志均可证唐代河阳（孟州）城已在下孟州的位置。此河阳城应是隋开皇十六年所设之河阳县城。《旧唐书·地理志》：“孟州，上。本河南府之河阳县，本属怀州……

以城临大河，长桥架水，古称设险……河阳，隋县。武德四年于隋河阳宫置盟州。”《隋书·地理志》：“河阳，旧废，开皇十六年置。有盟津，有古河阳城治。”其间隋唐河阳之沿革清楚，隋代河阳已不在古河阳城治（治野戍镇）、隋唐河阳临黄河、城南一里有浮桥等问题交代甚明。这样，金代上孟州城市规划仿隋唐地方城址的原因就很明了了。孟州城棋盘式的街道规划手法也为研究隋唐地方城市规划思想提供了实证，隋唐城址中能保留下来清晰的棋盘式街道布局的已经为数不多。

①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册篇肆《洛阳太原驿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③两墓志铭资料承孟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张思青先生告。又程最墓资料已经发表，见《河南孟县堤北头唐代程最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5 年 4 期。

（责任编辑：武玮）